

最后的礼物

●侯兴锋

空过。

一年冬天,有一天我起床后,往门口一看,只见雪下得竟有半尺厚,我问外婆:“外公呢?”外婆说:“下地去了。”我睁大眼睛问:“这么大的雪还要到地里干什么呢?”外婆笑着对我说:“他呀,希望能逮到一只野兔作为今天的礼物。”

这一天,雪一直下个不停,我和外婆吃过中午的饭等了好长时间,外公才披着满身的雪花走回来,手里真的提着一只肥硕的野兔。等外公脱下外套,我赶紧拿来毛巾,想替外公擦掉他眉毛、脸上的雪水。“哎哟!”外公突然痛苦地叫了一声,我吓了一跳,连忙停下来,只见外公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甚至还有两道伤痕。

我忙问:“外公,您的脸怎么了呀?”外公明明痛得吸溜着嘴,却装作毫不在意地说:“追兔子的时候,不小

心摔了一跤,没事!”外婆说:“都多大的人了,要是摔坏了腿脚怎么办?”外公笑了笑,对外婆说:“老伴教训的是,下次一定注意!”

那天晚上的餐桌上,满满一盆兔肉,真的是格外香。但逮野兔摔了一跤的外公却没怎么吃,大半的兔肉都进了我的肚子。

不久之后,我终于还是离开了外公家,背起书包走进了校园。从此,我就很少能享受到外公的礼物了。1990年的清明节前夕,那一天,天气格外阴沉,我正在家里背书,忽然父亲脸色悲戚地从外边回来,沉痛地对我说:“你外公去世了。”我“哇”一声哭了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,不停地滚落下来。这是我预料中的事,但没有想到来得这样快。

就在三天前,我曾看望过外公,他已经不能下床,每说一句话似乎都要

喘半天的气,精神很不好。但当他看到我时,眼睛里仍然像过去那样闪烁着慈爱的光。外公伸出瘦弱打颤的手,拉着我说:“又长高了……该上初三了吧?”然后示意一旁的外婆从墙上摘下那个打满了补丁的蓝色粗布兜。

外公伸手从兜里摸出一支崭新的钢笔,哆嗦着递给我,对我说:“外公看不到你参加中考了,这是外公托你舅舅给买的一支钢笔,就算是外公最后送你的礼物吧……”我忙说:“外公,您不会……”外公抚摸着我的手,说:“你要好好学习……”这是外公说的最后一句话,没想到竟成了永远。

那年中考,我如愿考取了师范学校,毕业后做了一名教师。外公临睡前送我的那支钢笔,早就不能用了,但我一直珍藏着。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拿出来擦一擦,一看到它,外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。

身边故事

杜鹃的啼声

●春江



头一次和表姐上山,就看见了杜鹃。山上的树林里,有各种各样的鸣禽,在树叶间探头探脑地吟唱,渐渐地,一种高亢激越的啼声越来越响,明亮而轻快,单调而执着。随之,我听见树林里传来振翅声,一个灰色的身影飞快地掠过树枝,带着清亮的啼声朝我们飞来。

“杜鹃!杜鹃!”表姐大声叫了起来。我惊喜地抬起头,望着它那在长空飞翔的身姿。聆听着它那动听的歌声,我听见它在叫“快快布谷”,我听见它在唤“割麦插禾”。多懂事的鸟儿啊!杜鹃,杜鹃,可是你我有缘?从那天起,我便偏爱上了它。

表姐也非常喜欢杜鹃,只不过她已是位小老师了,不像我那般孩子气。她拖着下了山,执意要我去看看她的班级。这也算教室?四根木柱撑起四面泥墙,茅草稻叶胡乱搭起了屋顶。四面窗子残破不已。无法想象,风起时,教室里的人会冷成什么样子。

我替表姐抱不平来,堂堂的师范生竟在这种地方执教?表姐却眨闪着大大的眼睛,对我说:“这地方虽不好,可是也要有人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呀,何况我教的这个班里既有小不点,也有大个子,很有趣的。”

我抬头看着四壁,只见土墙上张贴着几张杜鹃图,一面墙上还插上一个竹筒,几杯清水,养着几朵雏菊。无疑,这全都出自表姐之手。我实在无法衡量她心里装着多少爱多少热情来对待这个地方。我听见表姐幽幽地叹了口气:“唉!寨里的人宁愿让孩子辍学去

打工,也不让孩子上学。”我扭头看着她,一个单薄的身影孤单地站在屋中央。

临走的时候,表姐又拉着我去听杜鹃的啼声。她轻声对我说:“表弟,你不知道,其实杜鹃是一种很苦的鸟,它老是叫着叫着,把舌头叫破了,满嘴滴血,可它还是不停地叫,所以,人们叫它‘啼血杜鹃’!”我的心莫名地难受起来,因为我懂了表姐的意思。

一去外面闯荡就是二十几年——当兵、打工、做生意。杜鹃声是再也没有听见了,可关于杜鹃的知识倒是长了不少,总想着有朝一日再叫表姐一道去听杜鹃叫。可是不久前,表姐却走了,扔下她的学生,扔下杜鹃,悄悄地走了,没能等我和她一道再去听鹃声。

听乡亲们说,表姐是在寻访一个辍学的学生时靠在巨石上睡着的,却再也没有醒来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:“不,不,表姐不会睡着的,即使她睡着了,凄厉的杜鹃声也会把她唤醒的!”

夜气如磐。我坐在窗前,耳畔忽然响起凄厉的鹃声,我探身向窗外看去。没有杜鹃,可是鹃声在我耳边越来越响,我看见了,我看见一只浑身缟素的哀鹃,迎着风雨,竭力呼喊着,喉咙哑了,舌尖破了,点点碧血尽洒长空,它呼喊着,呼喊着那些离学校越来越远的身影。

哀鹃,哀鹃,你又何苦呢?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之后,我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宋人写的一首绝句中的两句诗:“子规夜半犹啼血,不信东风唤不回。”我想我终于理解表姐了。

亲情故事

外公离开我们已经许多年了,他那慈祥的影子总会时不时映在我的脑海里,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外公那花样繁多的礼物。

记得我7岁的时候,父母曾经把我寄在外公家好长一段时间。每天早上,我还在甜蜜的梦中,外公就去地里干活了,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时,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进他那不离身的蓝布兜里,把他给我准备的礼物拿出来。夏天,外公从里边掏出桃、杏等水果;冬天,外公不是从里边拿出一把花生,就是拿出两颗糖果,或者别的什么小零食。因此,外公的蓝布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就像是“聚宝盆”一样,里面的东西仿佛无穷无尽,从不会

家的味道

父亲老家朋友的孩子办喜事,他接到电话一脸兴奋。

为了我和儿子,我的父亲母亲离开了生活半辈子的家,和我寄居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一年到头也回不去两三趟。对家和亲人的思念,应该是我所不能感同身受的。那些老邻居、老朋友还有老酒友深深植入父亲母亲的回忆。

仍然记得那时的老宅,五间土坯房,一棵不知种于何时的老枣树,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,一棵老态龙钟的石榴树,年年开满火红的花,结一树笑咧了嘴的石榴。房子东面是一大片闲着的院子,里面种着菜,堆着柴禾,养着鸡,拴着牛,圈着羊和猪。

院子围着矮矮的土墙,北面被雨水冲塌了,用树枝扎了一段篱笆,有一个小木门方便直接从这个院子里出去。院子外面是一片树林,多数是榆树和杨树,出了这片林子,是一大片水塘,夏天可以听见满塘的蛙鸣。每天早中晚,都会有住在附近的人们,牵了牛到塘边来饮水,牛儿们喝得很卖力,好像要把满塘的水都喝进肚子里。

父亲母亲每次回家,我都执意开车送他们,可他们都坚持自己坐公交车。一大早走,很晚才回来,然后兴奋地给我和儿子讲他们在老家发生的事。

还是老家好,轻车熟路,打开门锁,院里到处都是生命的迹象。满眼的碧绿,草从里绽放着各种颜色的花朵,孤寂中有蓬勃,荒凉里现生机。它们不因主人的抛弃而怨恨,也不因即将走到尽头的生命而颓废,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,也要呈现自己的存在,为自己的最后一程涂上最亮丽的亮色。

院子里石榴树已经枯死,那棵老枣树依旧茂盛,占着院落一方天地,老两口拨开一条路,走进厢房,厢房后有一把弯镰,已经锈迹斑斑,厢房旁有一柄扒锄同样锈迹斑斑,厢房内有一块磨刀石,可以让它们恢复原有的面目,重归使命。

老两口开始清理院子。从下锁,门哐当一声响起,老家旧邻就已经知道父母回家了,他们不急于奔过来,而是走进自家小菜园,他们要留给老两口足够对故园抒情的时间,然后抱一捆菜,拎几个沾满泥巴的青皮萝卜,挤进院门。空手来的三叔嗓门最大,笑起来都发光,那一定是准备好了中午的饭菜。

老两口似乎看到了厨房里,三婶性地挽袖口,已经闻到了饭香,已经听到灶台后的陶罐里,腌制的黑猪肉,贴着锅沿,“滋滋”地响。

一桌人吃饭,大声说笑,一起聊故乡、聊乡情,聊一些地里种植的新品种,还聊一群儿女。

有多少人明白,返璞归真才是人间正事?

风雨故园

●郭之雨



童年的味道

李荣鑫 摄

一碗面条岁月暖

●仇士鹏

在碗底,然后把吃剩下的面条推给母亲,对她说“我吃饱了”。母亲当然很快就发现了我的把戏,但她并不介意,只要我吃了个就达到了她的最低要求。

有一段时间,我会想在晚上也吃面条,但中午剩下的干饭太多,让我无法提出这个略显自私的要求。我就提前两个小时躺在床上,裹着被子,似睡非睡,装出一副快要发烧的模样。母亲心疼我,便问我想吃什么,这时,我便轻声答道:“那你下点面条吧,多放点菜。”而多余的剩饭,便只能放在冰箱里,留在第二天中午给父亲吃了。

不过,自从有一年我在小院的厨房里给母亲煮药,被蚊子咬了一腿的疙瘩后,我就没再在晚上让母亲去下面条了。虽然她从没跟我提起,但我偶尔见过她的腿上,蚊子咬的包被她挠得又大又肿,上面还嵌着指甲印。而她的脸上,始终是云淡风轻的笑容。

母亲的厨艺还可以,至少在父亲的对比下显得高超很多。但家里并没有调料去调出鲜美的味道,于是每次吃面条时我都会倒很多醋,否则碗里只有面粉和青菜的味道,刺激不了味蕾,只吃

一点就腻了。

母亲曾跟我提起她的童年时光,那时候家里很穷,难得有点面条,直接用水煮了,然后五个姐妹分掉。舅舅还想抢母亲碗里的面条,被母亲用筷子狠狠敲打了回去。可能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上一辈人的味觉系统在岁月中早已生锈,反应迟钝,就像父亲,只在乎吃进肚里耐不耐饿,酸甜苦辣已渐渐不在考虑范围。

当然,如果他们愿意,还是可以拥有灵敏的味蕾的。我第一次下面条给母亲吃时,她就告诉我味道很咸,肯定是盐放多了,而且是左边咸,右边淡。不过母亲还是一筷一筷地吃完了,脸上带着还算满意的微笑。

以前,母亲会把方便面里没开封的调料包存起来,等到下面条的时候撒进去,但自从她听说调料包里充满化学添加剂后,就把她的存货全扔了。有时候,家里有熬出的鸡汤,母亲就会用鸡汤下面条,既滋补又鲜美。

母亲做的面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,养成了我生命的底色和质地,让我的一生像是一根面条在水中渐渐变得饱满而明亮,柔韧而有弹性。

人间烟火

在我家,父亲母亲都喜欢吃米饭,唯独我喜欢吃面条。

面条是机器做的,很规整,顺滑、奶白,卖相、口感极佳,而且伴有香醇的面汤。一碗面条下肚,胃里满是暖洋洋的舒适感。

但下面条是件麻烦的事。本来母亲只要多煮些饭,然后热一热,一家人就够吃了,单独为我下面条的话还要去洗菜、刷锅,母亲忙碌了一天,到晚上也想歇歇。父亲是干体力活的,吃面条容易饿,所以他只吃米饭。因此,母亲就会和我商量,多吃点饭将就下。但小时候我脾气很倔,她没办法,便想到了折中的主意,早上吃面条,中午和晚上吃米饭,剩下的饭留到第二天早上给父亲吃,这样一家三口都能接受。

那时我正在长身体,所以每天母亲都会在面条上放两个煮鸡蛋,可我不喜欢吃鸡蛋,而且食量不大,可又拗不过母亲,便只吃一个,把另一个压

忆奶奶

●陈亮

但因为一次突发性疾病,连母亲自己也未曾料到,一向身体强健的她因为疏忽,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。

母亲离开后,父亲根本不懂料理家务,生活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我和妻子肩上。前些年,妻子生育第二个孩子,我除了照顾她坐月子,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,生活的重担时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一次,奶奶拄着拐杖去村里体检,不小心被石块绊倒,额头还被尖石块磕了一个大口子,鲜血染红了整个脸庞。我赶紧叫车将奶奶送到医院进行包扎,伤口一共缝了10多针,尽管打了局部麻醉,医生每缝一针奶

奶还是疼得直哆嗦,我摸着奶奶的头,看着奶奶疼痛的样子,我是既生气又心疼,但又欲哭无泪,欲诉无言,只能独自承担。

在奶奶最后的日子里,因为她长期卧床不起,几个姑姑都有轮流来照顾,但时间久了,大家总还是得回家过自己的日子,照顾自己的家人,最终还得由我们自己来承担。

妻子每天除了照顾孩子,还要照顾奶奶,连我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也长期帮着为奶奶端饭。奶奶离开后,家里忽然少了一个人,让人感觉很不习惯。清明时节,对奶奶的思念再次涌上我的心头。

家的故事

不觉间,奶奶已离开我们4年多了,在奶奶离开的这几年来,我时不时就会想起她老人家来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,我再也见不到奶奶的身影,听不到她的声音了。

在奶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是我一直陪伴着她,天天为她端饭,给她洗脸,喂她吃药……特别是我的妻子,她为我分担了许多家庭重担。

我的母亲,一生勤勤恳恳、孝敬公婆,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贤妻良母。

人间亲情

思念比雨丝绵长

●乔金敬

当寂寞的雨水滴进午后的缝隙,一席家常话,就荡在父亲的唇边,母亲的针线箩中,弯弯绕绕,穿过我童年的记忆。讲故事的人,已经成为故事。听故事的人在故事的断章中找不到出处,任思念的泪水化作片片纸蝴蝶,飞向天尽头。

父亲,我多么想再听一听您那“咚咚”的大鼓书,清明时节总是有雨纷纷,正是农闲说书时,父亲,虽然现在已不是那时候,可传统的东西,总带有泥土的芬芳,像陈年老酒,历久弥香;我多么想在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,提着鱼篓,再跟您一起去撒渔网,让我那青涩的童年鲜活一次,像那些鱼儿虾儿活蹦乱跳……

或许就是现在,父亲,我用被您牵过的手,插进旧光阴,穿过清明绵长雨丝,就是一场隔世重逢,让老房子的门墩模仿您的憨实寡言,敦厚我人生的底盘。

母亲,喊一声,泪水就滚落下来了。如果我的泪水就是您的脸庞,母亲,此刻,我多么想就这您贴紧您,贴紧您的温热,永不分离。

母亲虽不识字,却很会说一些地方民俗文化和生活上的歇后语。每当冬天来临,母亲就开始背她的

《数九歌》。上小学四年级时,我把母亲的《数九歌》写进作文,被语文老师打了个“甲”,回来乐滋滋地把作文本翻给母亲看,母亲向我竖起大拇指说:“狗撵鸭子,呱呱叫。”

有时候,看班上女同学穿上漂亮的衣服,放学回家后,我就开始在母亲身边磨磨叽叽,母亲当然明白我的意思,板着脸道,不好好学习的话,就是“三两棉花,不弹(谈)”。母亲是个坚强能干的人,她的生活理念就是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努力和劳动,才来得最踏实。

“鱼奔深处,人奔恩处。”这也是母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。每年正月,她都要叫姐姐和我一起去一个远在他乡的表舅家拜年。在我们家困难的时候,曾受过表舅舅的接济,母亲念念不忘铭记在心……后来,表舅舅也去世了。可母亲那梳子花般朴素的言传身教,一直芬芳着我生活的脚步。

都说“人间最美四月天”,可我怎么看都是一半明媚,一半伤情。自在的飞花轻若梦,无边的丝雨细如愁。皆因我失去了世间最疼我,最爱我的那两个人!当暴风雨来了,我在哪里找寻那双庇护的翅膀?

无论儿女有多大,失去父母双亲,在人间永远都是孤儿。太阳不见了,云娃娃会悲感;月亮不见了,星星子会哭泣。当我走在这个没有父母的归途上,只有那无尽的怀想裹着淅淅沥沥的清明雨,伴着我走向那芳草萋萋而又可奈何的伤心地。

不思量,自难忘;一思量,泪断肠。唯愿天下父母双亲健在的儿女们,都能够尽快尽力去尽孝心,不要给自己留下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的遗憾!

如风岁月

故乡的野花

●白茫茫

春天展示着她美丽的面容,把婀娜多姿的花朵撒遍山野。

槐花打着朵朵时,正是摘野花的大好时机,我们一群孩子走进山中,只见一群群的蝴蝶和蜜蜂在围着槐花舞蹈和采蜜。我们把嫩绿的叶片和乳黄色的花朵一起采摘下来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涩味和淡香。回家后,将槐花用水烫过,便可与豆豉一起炒,也可以用来蒸饭和包包子,香味浓郁,特别下饭。

玉合花长在高大的树上,采摘时必须攀上树枝方能收获。玉合花有着白色的花朵和淡蓝色的花朵,比其他花朵要大好几倍。摘回家用开水煮上几分钟,捞起后置入冷水中浸泡一下便可炒食。吃不完可以用双手拧掉水分,装入塑料袋,放进冰箱里冷藏几个月都行,想吃时拿出来解冻后就可以烹饪。

此外,故乡还有许多可以采摘的野花,如石榴花、棕花、油菜花……它们都可以吃,都有各自的味。爱花、吃花、吃花,使我们艰苦的童年生活有了色彩,有了快乐。